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美] 唐纳德·F. 拉赫 著

周宁 总校译

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 发现的世纪

[美] 唐纳德·F.拉赫 著

第二册

胡锦涛 译

A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SIA [美] 唐纳德·F.拉赫 著

周宁 总校译

IN THE MAKING OF

E EUROPE

人民出版社

K50.3

41

V1-2

责任编辑:林 敏
责任校对:刘亚萍
装帧设计:亚细安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1卷,发现的世纪:全2册/(美)拉赫 著 周云龙等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书名原文: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SBN 978-7-01-011702-7

I. ①欧… II. ①拉…②周…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欧洲、
亚洲-16世纪~18世纪 IV. ①K500.3②K3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2526 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0-3437 号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

OUZHOU XINGCHENG ZHONG DE YAZHOU DIYIJUAN FAXIAN DE SHIJI

(美)唐纳德·F.拉赫 著 周云龙等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96.25

字数:1500 千字

ISBN 978-7-01-011702-7 定价:2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七章 东南亚	1
第一节 印刷资料述评	1
第二节 马来亚——亚洲的十字路口	15
第三节 暹罗	27
第四节 缅甸	45
第五节 印度支那	63
第六节 苏门答腊、婆罗洲和爪哇	73
第七节 香料群岛	92
第八节 菲律宾群岛	122
第八章 日本	193
第一节 最初的记录	194
第二节 “已发现的最好的(人)”	204
第三节 沙勿略的继承人, 1552—1585 年	214
第四节 日本使团在欧洲, 1584—1586 年	228



第五节 地图、历史记录和欧洲的辩论术, 1585—1601 年	246
第九章 中国	295
第一节 在葡萄牙帷幕的背后, 1520—1550 年	296
第二节 门多萨的著作及其资料	305
第三节 “大帝国”	314
一、政治实体、组织和管理	315
二、经济资源与工艺	324
三、风俗习惯、社会习俗和学问	329
四、军事不足、贸易和朝贡制度	340
五、批评与评价	345
第四节 耶稣会士著述	348
第五节 地图证据	367
第十章 结语: 总体印象	404
参考文献	420
译名对照表	509
索引	542



插图目录

原文页码第 528 页（本书页码第 34 页）之后

- 66. “马六甲居民，他们的谦恭有礼和多情举止胜过所有其他印度人”
- 67. 勃固、马鲁古群岛和圣多默岛上的土著居民
- 68. 皮加费塔从马鲁古群岛的蒂多雷岛居民那里学会的马来词汇目录

原文页码第 656 页（本书页码第 198 页）之后

- 69. 奥林匹克剧场的壁画描绘了年轻的日本使节们出席一次演出的情形
- 70. 贝纳奇的《日本岛与日本国民皈依教皇史略》书名页，描绘了一名日本使者穿着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赠送的欧洲人服装的情形
- 71. 1585 年 8 月的信件，伊托·曼修用日文写给来自米兰的曼图亚公爵，信中表达了对曼图亚公爵盛情款待日本使节们的感激之情，并附有意大利译文
- 72. 摘录自巴尔塔萨·加戈神父 1555 年 9 月 23 日的一封信，并附有中、日文字的样本
- 73. 摘自刊印在《来自日本和中国的信札》中的同一封信，1598 年

原文页码第 752 页（本书页码第 316 页）之后

- 74.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一版的书名页，1585 年
- 75. 一艘装有苇帆和木锚的中国（或爪哇）平底帆船
- 76. 中国的轿子和旱船
- 77. 身着优雅当地服装的普通中国人
- 78. 身着昂贵服装的中国官吏和贵妇

第七章 东南亚

493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东南亚由两大地理区域构成：一块是孟加拉国以东与中国以南的半岛；另一块是位于苏门答腊、菲律宾及新几内亚三角地带间的海岛。大陆各国的经贸活动是沿着南北方向的河流展开，而群岛则沿东西航线蔓延。16 世纪，这些航线大都汇集交叉于马六甲，马六甲由此成为大陆国家和这一群岛的商业中心。与这一地理复合体无关的几个地方，如拉德龙群岛（Ladrones，马里亚纳群岛 [Marianas]）将一并在本章提及。澳大利亚不在其列，因为当时的印刷资料没有提及。虽然葡萄牙历史学家们依 16 世纪地图上的证据，声称大约在 1522 年的时候，欧洲的航海者们到过澳大利亚，并带回了当地的相关信息。但由于当时葡萄牙当局的保密政策，以致今日有关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发现澳大利亚的证据相对不足和模糊。^[1]

第一节 印刷资料述评

毫无疑问，葡萄牙人设法隐瞒了已出版的印刷资料和地图，唯恐泄露它所掌握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信息，走漏风声，招致以西班牙为主的潜在竞争



494 对手共同争夺香料贸易资源。此举的成功阻止了其他国家觊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企图。当然，外国政府及商行的密探与代理人肯定能取得地图和航线海图的复本，一些感兴趣的外界人士，如奥格斯堡（Augsburg）^①的波伊廷格（Peutinger），也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此类文献。^②但由于各种原因，^③1500年前，出自重要葡萄牙作者笔下的东印度群岛记述皆未付梓。16世纪中期以前面世的关于香料贸易的航线海图和小册子，均为非葡萄牙人的作品，这些人或受雇于葡萄牙人，或亲历航海旅程，或与那些幸运归来的海员进行访谈，从而得到信息。当然，相对于这种资料隐瞒的一个例外是，葡萄牙王权对在亚洲获得成功一般都会大造声势地加以公布。

有关东南亚的第一份印刷资料是1510年出版的卢多维科·迪·瓦尔塔马（Ludovico di Varthema）的《博洛尼亚人卢多维科·德·瓦尔塔马游记》（*Itinerario*）。虽然学术界对瓦尔塔马本人是否真的到过锡兰东部一直心存怀疑，^④但我们揣测，其书中有关丹那沙林（Tenasserim，丹老[Mergui]）、勃固（Pegu）、马六甲（Malacca）、苏门答腊（Sumatra）和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有关资料应该能追溯到1505—1506年。^⑤直到“维多利亚”号（Victoria）^⑥回到西班牙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个地区的其他读物。为获悉香料群岛的秘密，许多学者、外交官、高级教士和国王们殷勤招待并会见麦哲伦远征队（Magellan's expedition）的幸存者。1523年，特兰西瓦尼亚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of Trallsylvania）的《马鲁古群岛》一书（*De Moluccis insulis...*）^⑦在科隆和罗马出版，该书以作者对远征队幸存者的访谈为基础，向欧洲提供了关于马鲁古群岛（Moluccas）基本情况的第一手信息。两年后，根据皮加费塔（Pigafetta）经历报导的缩简版在巴黎第一次付诸印刷，标题为《马鲁古群岛游

① 德国城市。——译者注

② 史上第一艘完成环球航行的船只。1519年8月10日，由麦哲伦率领，包括“维多利亚”号在内的5艘船只由西班牙港口塞维尔出发，开始向西航行。因麦哲伦被杀，最后只剩下“维多利亚”号独自返回西班牙。——译者注

③ 该书全名为：*De Moluccis insulis: itemq[ue] alijs pluribus mira[n]dis, quae nouissima Castellanorum nauigatio Sereniss. Imperatoris Caroli. V. auspicio suscepta, nuper inuenit.*

记》(*Le voyage et nauigation faict par les Espagnolz es isles de Mollucqlles*)。^[6]皮加费塔是麦哲伦远征队参与者中唯一留下文字记录的人。他的著作极为重要,因为他在书中记录了米沙鄢人(Bisayan)^①和马来人(Malayan),并且对东南亚贸易习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直到1543年《前往塔纳游行纪实》(*Viaggi fatti alla Tana*)出版,皮加费塔的故事在威尼斯家喻户晓,关于马六甲、苏门答腊和马鲁古群岛的新鲜事,才以印刷形式出现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香料中心一带。

麦哲伦船员幸存者成功周游世界掀起的余波是,至少两个以上的西班牙探险队启航远征,经太平洋前往香料群岛。尽管这些航行并未成功,但却有助于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对马六甲所有权的主张。不过在1529年葡萄牙支付了一笔转让金后,查理一世最终放弃了马六甲^②。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这个协议正式结束了马六甲之争,但西班牙人,特别是那些身在新世界的西班牙人,仍对东方充满了憧憬,他们还计划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贸易和传教据点。奥维耶多(Oviedo)的编年史(第二十册论述到东方,1548年第一次出版)和戈马拉(Gómara)的编年史(1552年出版)汇总了通过西班牙航海到达香料群岛的信息,并首次向欧洲提供了关于菲律宾、婆罗洲(Borneo)^③和香料群岛的文字记载。

495

1550年出版的赖麦锡(Ramusio)的《航海旅行记》(*Navigazioni*)第一卷,首次囊括了该世纪中期所能得到的关于东南亚的大多数资料。这个意大利收藏家在同一卷上收录了当时被认为是阿里安(Arrian)所著的《扬帆印度洋》(*Periplus of the Indian Ocean*),和15世纪尼科洛·德·孔蒂(Nicolò de' Conti)的游记。他根据手稿复制了该世纪早期由托梅·洛佩斯(Tomé Lopes)、乔万尼·达·安坡利(Giovanni da Empoli)和安德里亚·科萨利(Andrea Corsali)关于香料贸易的信件。他以意大利文再版了瓦尔塔马(Varthema)的《博洛尼

① 菲律宾土著民族。——译者注

② 西班牙东北省份。——译者注

③ 加里曼丹的旧称。——译者注



亚人卢多维科·德·瓦尔塔马游记》(*Itinerario*)。因为赖麦锡认为瓦尔塔马一书的原始文本错误连篇,难以保证再版的质量。他还收录了一些关于西班牙人周游世界的记述,这些记述来自被译成意大利文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马克西米利安著述的拉丁文本和皮加费塔著述的法文文本。他还首次出版了胡安·戈坦诺(Juan Gaetano, 也译为伊凡·盖坦[Ivan Gaetan])的纪实作品,该书记述了1542年由鲁伊·洛佩斯·德·维拉罗伯斯(Ruy Lopez de Villalobos)率领的远征探险,这次探险从墨西哥穿过太平洋到达马鲁古群岛。尽管在意大利译本中,赖麦锡收录了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东方总论》(*Suma oriental*)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但他仍无法因此名列从事该群岛和马六甲研究的第一流学者行列,因为他的书直到1944年时仍未付诸出版。然而,赖麦锡版本包括皮雷斯对柬埔寨(Cambodia)、占婆(Champa)^①、交趾支那(Cochin-China)、缅甸(Burma)、暹罗(Siam)、勃固(Pegu)^②和阿拉干(Arakan)^③的简要记载,还有在马六甲和香料群岛之间与印度、勃固和大陆东南亚其他部分贸易的相关参考资料。杜阿尔特·巴尔博萨(Duarte Barbosa)可能从未到过印度东部,他的《巴尔博萨印度纪实》(*Book*)中有一些关于东南亚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不具权威性,但仍被赖麦锡收录在他的第一卷意大利文全译本中。

在1554年第一卷的扩增版中,赖麦锡增加了一幅东印度群岛的地图(可能由贾科莫·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绘制)、两封来自马六甲的耶稣会士信件的意大利译文,和一个从马鲁古群岛乘坐“维多利亚”号回到葡萄牙的人对香料群岛的有关描述。第二卷收录的是从陆路进入亚洲旅行的有关文章,其第二卷第一版(1599年)的内容包括了他翻译的马可·波罗的文章等,而第二版(1574年)则包括了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的旅行笔记。首版于1556年的《航海旅行记》第三卷,主要涉及美洲,但他在其中还收录了一些作者的著述,如奥维耶多(Oviedo)对西班牙的太平洋探险的评

① 印度支那古国。——译者注

② 缅甸南部城市。——译者注

③ 缅甸西部地名,也译作若开。——译者注

论,还收录了皮埃尔·克里尼翁(Pierre Crignon)1529年从法国到苏门答腊的航行描述。^[7]

与赖麦锡汇编同时面世的用葡萄牙文出版的重要的东南亚资料是:卡斯塔涅达(Castanheda)的《葡萄牙发现和征服印度的历史》(*História*),^①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的《阿方索·阿尔伯克基评论集》(*Commentarios*)^②,巴罗斯(Barros)的《亚洲旬年史》(*Décadas*)^③,安东尼奥·加尔旺(António Galvão)在《地理大发现概况》(*Tratado ... dos descobrimentos*,里斯本,1563年)中的资料,达米奥·德·戈伊斯(Damião de Góis)的《唐曼努埃尔王编年史》(*Chronica do felcíssimo Rey D. Manoel*,里斯本,1565年),和豪尔赫·德·莱莫斯(Jorge de Lemos)的《安东尼奥·莫尼斯·巴雷托时期的马六甲围困史》^④(里斯本,1585年)。除了最后一部,这些书都涉及16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事件。然而,耶稣会历史学家马菲(Maffei)等葡萄牙史学家的注意力都局限于顶峰期的葡萄牙帝国。直到17世纪,两位受雇于西班牙的史学家迭戈·杜·科托(Diogo do Couto)和苏查(Manuel de Faria e Sousa),才尝试撰写葡萄牙帝国衰败的通史,不过,由于缺乏资料,他们无可奈何地留下了1575年至1580年这五年的空白。^[8]

1528年到1538年,卡斯塔涅达驻留亚洲,其间可能游历过马六甲和马鲁古群岛。他在著述中声言,凡所述之地他均游历过;杜·科托(Diogo do Couto)是16世纪末果阿档案保管者,在其《亚洲》(*Asia*)一书中,他记录了卡斯塔涅达从印度东部远至马鲁古群岛的游历。^[9]卡斯塔涅达的八册《葡萄牙发现和征服印度的历史》(*História*)^⑤出版于1551年至1561年。从第二册到第六册

① 该书全称为: *Historia de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译者注

② 该书全称为: *Commentarios de Afonso Dalboquerque*。——译者注

③ 该书全称为: *Décadas da Ásia*。——译者注

④ 该书全名为: *Historia dos cercos que em tempo de António Monis Barreto, Governador que foi dos estados da Índia, os Achens, e Laos puserão à fortaleza de Malaca, sendo Tristão Vaz da Veiga capitão della*。——译者注

⑤ 该书全名为: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zes*。——译者注。



(1552—1554年出版)，他主要描述从1511年至1542年与葡萄牙人活动相关的东南亚。虽然其第一册在16世纪被无数次地译成各种文字，但涉及东南亚的著作（第二—六册）却仅被译成意大利文，而且直到1577年至1578年才出现在威尼斯。

在对东南亚的评述中，卡斯塔涅达紧紧追随着葡萄牙的海外冒险事业，对当地情况关注甚少。相比巴罗斯（Barros），尽管他对地理描述兴趣不大，然而他却对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和勃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做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和评论。卡斯塔涅达可能使用了巴尔博萨（Barbosa）关于东南亚贸易和港口的一些资料，当然他并未对此加以承认。其叙述总体上单调乏味，但是，当他描述在马六甲、德那地岛（Ternate）和蒂多雷岛（Tidore）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时，笔触却是鲜活生动——也许这是他在这些地方可能确实生活过的又一迹象。

《阿方索·阿尔伯克基评论集》（*Commentarios de Afonso Dalboquerque*，里斯本，1557年，修订版，1576年），是这个伟大船长的儿子根据他父亲写自东方的信件编纂的，该书揉合了编者直接的观察资料和间接得来的报告，生动地叙述了1511年葡萄牙围攻和征服马六甲的事件，这是阿尔伯克基在东南亚唯一的亲身经历。书中，马六甲及其近邻自然成了编者关注的重心，其他如与暹罗关系的开始和派遣远征队前往马鲁古群岛进行探险，阿尔伯克基也做了描述。他还简略地提及苏门答腊岛、勃固、爪哇岛和彭亨（Pahang）等^①。缩简版《阿方索·阿尔伯克基评论集》（*Commentarios*）详细介绍了马来伊斯兰教君主统治下的马六甲历史。关于围攻和占领马六甲，《阿方索·阿尔伯克基评论集》中的描述与赖麦锡出版的乔万尼·达·安坡利（Giovanni da Empoli）的信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由于阿方索·阿尔伯克基信件的原件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无论布拉兹·德·阿尔伯克基（Braz de Albuquerque）对其父的报告做过什么手脚，《阿方索·阿尔伯克基评论集》中的记载都极具价值。^[10]

虽然有关东南亚各部分的参考资料散见于巴罗斯的整部《亚洲旬年史》（*Décadas*）中，但只有第三个十年（相关年份从1515年至1525年，这一部分

① 马来半岛东南部的州。——译者注

资料直到 1563 年才出版)才广泛涉及这一地区。由于巴罗斯从未游历过亚洲,他的著作必然完全以其他人的报告为基础,这一事实可能有助于解释他何以收录了几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不过,他在书中已对他能找到的官方和非官方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足以抵销他的无心之失。巴罗斯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远比这一世纪其他人做得更为系统全面。巴罗斯对苏门答腊的描述直到 18 世纪仍无人能够超越,但他关于爪哇岛和印度支那的信息掌握得不够完整,因而读者难以期望从作者那里得到像对苏门答腊的描述一样清晰广博的知识。^[11]但是,与皮雷斯(Pires)和其他现场报导的作家不同,巴罗斯著作各部分的安排更为合理。他认识到,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地带与前两者既相似又不同。巴罗斯一直对穆斯林充满敌意,他认为勃固和暹罗为异教徒所控制。尽管他意识到印度群岛的财富,但他并未像许多葡萄牙人一样,在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过高估计群岛和马六甲的重要性。

1585 年,莱莫斯(Lemos)的书问世后,葡萄牙的世俗作家们再未能提供更有意义的资料。出版于 1585 年至 1601 年间的书籍同样来自外来者的手笔,这些稍后的资料可以分成三类:从菲律宾和墨西哥获得东方信息的西班牙人的记述;意大利和北欧旅行商人和探险者的纪实;耶稣会士的书信集与历史记录。

498

两部西班牙人的著述分别出现在 1585 年和 1590 年,作者是在美洲有传教经验并关心东南亚的修道士。其中第一本出自奥古斯丁修会会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之手,名为《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罗马, 1858 年)。^[12]正如书名所示,这部煌煌巨著主要论述的是中国,但最后几章也包括马六甲、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一些值得关注的资料。门多萨对这些地方所做评论的依据是,第一个耶稣会会长的亲戚马丁·依纳爵·德·罗耀拉(Martin Ignatius de Loyola)以及他本人作为方济各会传教士于 1579 年左右在当地的经历。第二本书是著名的耶稣会人文学者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神父的作品,他长期旅居墨西哥,并在这个西班牙帝国的活动中心了解到东亚的相关消息。阿科斯塔的这个多卷本首先用拉丁文出版(1588—



1589年), 1590年在塞维尔全部出齐, 书名为《印度自然与道德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os*)。虽然阿科斯塔的著作以新世界为中心, 但其中也有对东印度群岛零散的评论。该书引人注目之处在于, 它是从学者的角度研究东南亚, 展现了16世纪后期一个有着海外经历的人文学者是如何设法将古代记录中的亚洲知识与更新的信息整合为一体的。1587年至1599年间, 对东南亚做出评论的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商人出版了他们的著述。威尼斯人费德里奇(Fedrici)的《索里亚航线东印度游记》(*Viaggio*,^①1587年)记录了他到印度以东地区的三次经历, 其中后两次他参与了坎贝(Cambay)和勃固间的鸦片贸易。他第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东南亚之行发生在1566年至1569年, 其间他访问了北苏门答腊(亚齐[Achin])、马六甲、丹那沙林(Tenasserim, 丹老[Mergui])、土瓦(Tavoy)和马达班湾(Martaban)。他的第二次旅行似乎仅限于勃固, 时间大约在1572年至1573年间。第三次旅程似乎仍在勃固, 时间最迟在1577年至1578年间。^[13]考虑到费德里奇可能有记日记的习惯, 以这些经历进行写作就不令人意外了, 他也因此能够为人们提供16世纪欧洲人关于缅甸(勃固)最为全面精确的记录。^[14]

499

1590年, 另一个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巴尔比(Gasparo Balbi)的《东印度游记》(*Viaggio*)出版了^②。作者一丝不苟地注明了他的旅程日期, 从中可知, 他在勃固待了两年多(从1583年到1586年)。虽然书中巴尔比盗用了费德里奇关于印度的大量评论, 但他对一些事件的记录和对勃固的描述仍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文献,^[15]由此得到欧洲同时代人的重视。当《东印度游记》最终以英译本形式出现在珀切斯(Purchas)的《珀切斯游记大全》中时,^[16]其中印度部分除圣多默(St. Thomas)和纳格伯蒂纳姆(Negapatnam)外, 其他资料都被省略了, 但关于勃固的记述却仍被全盘收录其中。

林斯乔坦(Linschoten)1583年至1588年间住在印度西部, 1596年, 他

① 该书全名为: *Viaggio nell'India orientale e oltra l'India per via di Soria*。——译者注

② 该书全名为: *Viaggio dell'Indie orientali*。——译者注

完整出版了自己的《林斯乔坦葡属东印度航海记》(*Itinerario*)一书^①。林斯乔坦虽然从未到过印度东部,但他设法从果阿获得系统的资料,并在返回家乡后借助相关书籍和地图,对东南亚各地重新进行全面的介绍。在关于东方植物群和动物群的专题论文中,林斯乔坦论及了东方的珍奇动植物,如勃固的大象、马六甲的巨型甲壳类动物及婆罗洲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樟脑等。1597年,林斯乔坦的书出版后一年,第一本荷兰人关于爪哇的旅行纪实在米德尔堡(Middelburg)^②出版,其后一年又出版了英译本。^[17] 尽管这个故事主要叙述航行问题和与荷兰船长间的冲突,但其中也对影响爪哇贸易的因素进行了评论。

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是第一个到访东南亚的英国人,他记录了自己在那里的经历。1599年哈克路特出版了费奇的游历。费奇于1586年抵达勃固,随后一年他到暹罗掸邦(Shan states)的清迈(Chiangmai)旅行。回勃固后,他又于1588年前往马六甲,收集了那里的贸易信息资料。此后他沿着马达班湾回到勃固,稍做休整后,开始了返回英国的长途旅行。由于费奇当时没有写下日记或笔记,所以他的回忆录所述不是很完整,描述也不太精确。尽管如此,东南亚三年的经历使他对当地的生活有了真实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勃固,他在那里度过了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时间。他对缅甸佛教僧侣体制独到的观察,至今仍被公认为是极为客观真实的。^[18]

当德雷克(Drake)于1577年至1580年间环行世界时,他的船“金鹿”号(Golden Hind)在马六甲的德那地(Ternate)、罗马岛(Roma Island)和爪哇(Java)短暂逗留。1582年年初,这些地方的简介出现在北欧出版的一些书

① 该书全名为: *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Ian Hugh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inhoudende een corte beschryvinge der selver Landen ende Zeecusten.../ Beschryvinghe van de gansche Custe van Guinea, Manicongo, Angola, Monomotapa, ende tegen over de Cabo de S. Augustijn in Brasilien, de eyghenschappen des gheheelen Oceanische Zees; midtsgaders harer Eylanden, als daer zijn S. Thome S. Helena, 't Eyland Ascencion...Reys 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in Orienten...uyt die Portugaloyseche ende Spaensche in onse ghemeeene Nederlandtsche tale ghetranslateert ende overgheset, door I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译者注

② 荷兰城市。——译者注



500

籍和地图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哈克路特根据德雷克环行世界冒险征程参与者所写的文件编纂而成的一部叙事作品。该书最后的版本于1600年出现在《主要航行》(*Principal Navigations*)中,^[19]标题为《开始于耶稣基督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入南海的著名航行》(*The Famous Voyage of Sir Francis Drake into the South Sea ... begun in the yeere of our Lord 1577*)。其中对德那地的服饰和宫廷仪式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1578年时,葡萄牙人在蒂多雷岛(Tidore)安营扎寨,这一年极为重要,这本书记录了当时马鲁古群岛的政治环境,也对1579年的爪哇统治者做了介绍。詹姆斯·兰卡斯特(James Lancaster)是一个长期生活在葡萄牙的英国人,1591年至1594年,他开始了前往东方的第一次航行。当时,一个伦敦的商人组织派他勘察葡萄牙到马六甲的航线。他的两篇纪实作品如实记述了这些集掠夺与考察目的于一身的航行,哈克路特得到这两篇作品并予以出版。^[20]这些作品包含了极具史料价值的葡萄牙贸易资料,但其中关于亚洲的资料却微乎其微。由于同时代谈及东方群岛的其他资料来源相当罕见,涉及这一时段东方群岛信息的英国纪实作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出版于欧洲的耶稣会士信件,提供了从1552年到这一世纪末东南亚各地的零散信息。不过,沙勿略(Xavier)在马六甲和马鲁古群岛写的大部分信件,直到1595—1596年图尔塞林努斯(Tursellinus)作品集出版才得以问世。早期的沙勿略书信集主要以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其中还包括其在东南亚追随者的信件。但是,一如印度的情况,在1564年至1568年这段时间里,由于信件受到限制,各版本书信的出版发行突然中断。^[21]几封写于1564年前的信件直到1569年年初才被出版。整个阶段(1552—1600年)过后,10封来自东南亚署有日期的信件至少出版了3次以上。然而,直到该世纪最后十年,大量新增加的信件才被充实进书信集中。大多数来自这些岛屿的标署日期的信件反映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并逐一列举了1570年前马鲁古群岛和安汶岛上耶稣会士面临的问题。马六甲的耶稣会士像商人一样,一般在旅途中写信,而且书信中大多说的是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总的来说,较之耶稣会士关于日本的信件,这些信件对了解东南亚无甚价值。^[22]

501

第一个大量使用耶稣会士信件及其世俗资料的作者是马菲,他的《16世纪



印度史》(*Historiarum Indicarum libri XVI*) 1588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不同于对印度的评论,马菲在关于东南亚各个方面的零散章节中,收录了更多耶稣会士的信件。通过该书,马菲展现了苏门答腊、暹罗和勃固等地的基本概况。西班牙耶稣会士古兹曼(Guzman)在其《传教史》(*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1601 年)中,同样不时地将耶稣会士活跃的东南亚地区作为插曲加以描述。由于古兹曼比马菲更多使用信件和西班牙的资料,而较少依赖在该世纪上半期最具权威性的葡萄牙史学家的著述,因而他对政治事件的阐述较少固定套路,也不过度关注葡萄牙人的感受。书中,他对 16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在东南亚发生的战争做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关于柬埔寨的大量资料皆来自菲律宾的传教士。因此,要了解 16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东南亚的历史,古兹曼的著述是极为有用的,因为这一时期除了耶稣会士的信件,第一手数据极其缺乏。尽管欧洲资料明确阐述了马六甲和这些岛屿上中国人、日本人和穆斯林人的重要性,但它们习惯于将东南亚视为“比印度更远”的地域。出于对丁香和其他香料的兴趣,马鲁古群岛一直受到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大多数作家的关注。香料群岛是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东方相遇的地方,从资料上看,两大帝国对许多简单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尤其有关马鲁古群岛和菲律宾具体位置的确定,当时的说法极其矛盾,这是所有权问题的重中之重。葡萄牙历史学者和其他在葡属印度游历过的欧洲人对勃固、暹罗、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西班牙作家则精于对菲律宾、婆罗洲和柬埔寨的叙述。^[23] 爪哇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爪哇人被伊比利亚作者们视为最具敌意的人,这也许是因为葡萄牙人图谋取代他们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国际商人,二者之间展开了零星战争。^[24] 葡萄牙人最终未能成功清除爪哇人,兰卡斯特的航行志揭露了这一事实,因为兰卡斯特的航行越过了葡萄牙人控制的范围。此外,林斯乔坦写给同胞的信也道出了实情:“……人们很容易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前往(爪哇),因为葡萄牙人没有到达那里,而大量爪哇人可前往马六甲出售他们的货物。”^[25]

502

托勒密的《地理志》(*Ptolemy's Geographia*) 拜占庭版第一次对东南亚做了总体描述。这本书在 15 世纪前极为流行,^[26] 现存主要版本第七册第二章详述了金色赫尔松半岛(Golden Khersonese, 马来半岛)的海岸特征、河流分布